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 内在逻辑及关键路径

邓海林^{1,2},董红琴¹

(1.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摘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作为创新质优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资料及其要素组合的优化跃升为文化强国建设增添新动能。新型劳动者作为主体力量,拥有先进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等劳动能力,不仅能通过专业学习传承文化根脉,更能以创新理念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多维支持与实践智慧。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包括创新科技及其广泛应用,其发展路径展现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及个性化的趋势,能驱动文化内容供给向满足更高层次的公众需求转变,可以极大激发文化发展的科技动力,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既包括传统劳动对象的数字化转型,也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所形成的新型资料,能够显著提升文化内容生产的效率与质量,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要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要坚持以新质生产力为赋能要素,集聚高素质创新型文化人才,推动文化创作生产数字化转型升级,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文化创新创造的内生动力,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坚实的文化根基。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文化强国;文化业态;文化数字化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号召全体人民“要锚定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目前,文化强国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的信息技术

迅猛发展,在文化领域不断催生各类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深刻改变了文化产业的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方式,系统重塑了媒体形态、舆论生态和文化业态,全面推动了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2] 95}。当今中国正在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创新,如何催动文化创新创造的积极性、激发文化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是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变迁中最活跃的因

引用文本:邓海林,董红琴.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及关键路径[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27(2): 63-7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KS112)

作者简介:邓海林(1982—),男,特聘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网络文化建设研究。E-mail: denghailin@sina.com

素。作为生产力发展质的跃迁,新质生产力正以其独特的创新性、广泛的融合性及强大的引领性,成为信息化条件下实现文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关键驱动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如何以新质生产力为赋能要素,推动文化强国建设观念创新、模式创新并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围绕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学界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对研究新质生产力与文化强国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向和基础:有学者指出,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不断迈向高级形态的必经阶段,但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必须由新质生产力来推动,需要代表新质生产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成果来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新产业的成长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3];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以新技术加速生产方式变革、以新动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以新质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4];还有学者则提出,生产力水准不是静止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生产力由量变产生到质变就将产生新质生产力,在每个阶段对该时代的新质生产力需要有更为广泛的应用,使其活力得到充分释放^[5]。针对新质生产力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系,学者认为培育文化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既是新时代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着力点,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巧妙支点^[6]。

已有成果为本研究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逻辑及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指引,但学界对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研究缺乏有机结合的逻辑视角,这也为本研究探索留下了一定的理论空间和现实空间。因此,基于唯物史观视角,结合当今数智时代背景,本研究探索以关键核心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为主要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文化强国建设,致力于揭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是如何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为文化建设注入全新内涵,以此持

续推动文化强国建设高质量发展。

二、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与现实境遇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文化为社会发展中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相结合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在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文化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形成并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基础上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主题,既明确了国家文化繁荣发展的战略方向,也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和支点。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8]

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从国内形势看,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凝聚人心、不断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现实需要及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新态势等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国际形势看,全球化的国家认同与定位、向世界阐明中国发展之道、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等都对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新的使命和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部署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将文化强国建设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和基础支撑,提出文化建设要“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9]。对照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当前文化强国建设在主体维度、工具运用维度及内容供给维度依然存在一些短板与不足。

1. 主体维度:创新型人才的结构性短缺

文化生产是创造性劳动,加快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在人、关键在人,必须培养起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文化人才队伍。一方面,从满足文化需求来看,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水准不断提高,对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迫切需要大批高

素质的文化人才供给更多优质文化内容。另一方面,从顺应技术发展来看,层出不穷的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呼唤更多能够运用新兴技术手段、具有创新创造活力的各类文化人才。

对照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要求,当前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依然有待优化:一是传统的人才评价方式与文化人才特点不相适应。文化人才的贡献与价值往往难以通过单一的量化数据或指标全面衡量,这种特殊性导致现有人才政策难以准确反映文化人才的真实能力与潜力。同时,文化人才种类繁多,且不同种类文化人才的成长和培养存在较大差异,这就要求必须遵循不同类型文化人才的规律特点,采取差异化、个性化的人才评价方式。然而,长期以来的一些评价惯性依然存在、与某些类型的文化人才特点不相适应,文化人才评价标准体系的客观性、精准性、科学性等尚未明确。综上,文化人才评价的人民立场、实践导向等不够鲜明,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仍有待完善。

二是文化人才的发现选拔与有效培养使用不相衔接。近年来,我国文化人才发现与选拔力度不断加大,但后续的培养及使用环节却未能及时有效跟上,一体化、全链条的人才成长机制尚未健全完善。如,一些单位没有量身定制文化人才培养成长方案,不能有效引导文化人才“挑大梁”“当主角”,以人才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作用效果不明显;文化人才相互交流、共同砥砺成长的机会不多,且尚未探索出成功整合使用、共同攻关、竞争淘汰的方法与机制。

三是文化单位的管理机制与文化人才发展需求不相匹配。文化人才的成长进步和作用发挥既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适宜的“大气候”,又需要各文化单位努力营造良好的“小生态”。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类企事业单位改革有序推进,但与文化人才发展需求相比,相应的改革创新举措仍然相对滞后。如,各地企事业单位文化单位人才引进限制较多,与高校引才的薪酬水平有一定差距,且大多无法满足人才的编制要求;事业单位分类管理后,一些单位的管理更加严格规范,但相应的激励约束机

制尚未及时建立运行,在绩效分配、岗位任用等方面创新不够,难以充分激发文化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个别国有文化企业经营困难,难以提供与文化人才水平相称的待遇保障、平台舞台等,导致离职流失现象居高不下。此外,针对体制外文化人才的沟通交流与服务保障措施不够,对新兴领域的文化人才掌握不全面不充分,在激发释放各类文化人才创新活力上仍存在一些短板。

四是文化人才的结构配置不合理。文化强国建设既需要政府的前瞻性规划引导和科学的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及企业等微观主体的持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推动的结果。然而在很多文化企业中,既懂经营管理又懂市场营销、既擅长策划又擅长内容创新的高层次与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较少,与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需求不相适应。此外,高端尤其是大师级文化创意人才匮乏,文化产品科技含量较低、附加值不高,大大制约了我国文化原创能力的提升。

2. 工具维度:数字化技术的适应性不足

数字技术在文化资源收集、整理、储存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合理应用数字技术能够推动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文化内容生产和传播等工作提质增效。然而,在当下的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数字化技术适应性不足突出表现为:

一是数字技术应用受限。尽管我国科技实力持续增强,但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自主数字核心技术较为薄弱,数字化应用范围受限。当前,大多数数字文化平台缺乏对新兴数字技术模式的普遍应用,文化内容的数字化视听演绎有待加强,给予受众的沉浸度仍显不足。

二是文化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存在被滥用、被利用的风险,面临诸多“黑天鹅”事件。如,文本创作范畴,部分创作者借助人工智能生成论文段落、小说情节,通过微调伪装成原创,实则是对海量既有文本学习成果的盗用;在艺术创作方面,绘画、音乐创作借助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再被冒名顶替售卖、发布,践踏原创原则。此外,数字技术与电力、通信、数据等关键基础

设施高度耦合依赖,一旦关键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不仅严重影响新技术应用,也会对文化生产、消费、传播等数据的存储安全造成风险。

三是数字技术使用不当模糊价值引领方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不当极易产生数字鸿沟、“信息茧房”等负面影响,由此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精神文化产品的供需不均,加上短视频与自媒体平台为迎合受众兴趣而发布低俗、娱乐化及戏谑性的碎片化信息易赢得受众青睐与追捧,会让人们在享用文化中逐渐减少对社会价值的思考,渐渐淡化自身的价值理念,从而消解了文化建设的价值引领。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日趋发展和成熟,技术垄断可能会诱发“文化寡头”现象,这些“寡头”利用技术优势对文化建设进行控制,操纵普通网民的思想,使文化沉沦为善恶不分之地。

3. 内容维度:文化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
 目前,文化内容供给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2]99} 文化内容供给的不充分已经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掣肘,迫切需要将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创新成果融入文化产品供给产业链。文化内容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

一是文化内容供给的普惠性有待平衡。文化内容供给的普惠性是指文化产品或服务供给面向广大人群,不歧视任何人群,不论其性别、年龄、经济状况或其他因素。然而,某些文化资源供给却存在门槛较高的现象,如一些农村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设备缺乏、数字素养较低等原因,难以充分获取和充分利用丰富的数字文化资源,导致文化内容供给在数字领域的普惠性失衡。

二是文化内容供给的多样性有待丰富。文化内容供给的多样性是指文化产品或服务的供给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满足各种需求。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文化内容供给更加多元,在线文化供给、社交文化供给更加丰富,而广大乡村地区或偏远地区的文化内容供给多样性尚有待提升,主要表现为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化作品不多、文化“三下乡”内容与农民文化需求贴合不紧、

民间文艺团体稀少等,文化服务供给明显落后于广大农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

三是文化内容供给的品质化有待提升。当前,公众的文化需求已经从单纯的娱乐消遣层面转变为对发展型、智能型及知识型的需求,对低层次、同质化文化产品的需求正在减弱。受文化市场资本逐利性、文化产品可复制性较高、文化领域法治建设尚未达到完善状态等因素的影响,文化内容供给存在一定程度的“追逐热点、抄袭攀附”等现象,导致有效供给的缺失与无效供给的过剩并存,文化创作者及文化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对科技发展给予高度关注,反复强调“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0]。当前,我国正迎来传统要素驱动向新动能转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着发展模式、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11],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作为创新质优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同样可为文化强国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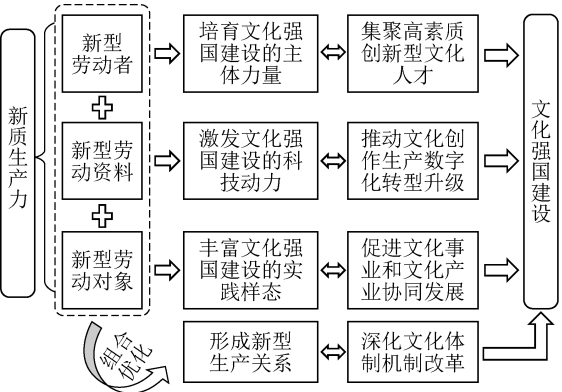


图1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

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可知:一是从劳动者素质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具有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智能工人,拥有先进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等劳动能力。在文化领域,劳动者的身份与功能正从单一、被动的劳动执行者向集高素质与多技能于一体的主动型复合主体演变,通过专业学习与持续创新,能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多维支持与实践智慧。二是从劳动资料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是在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等产业领域中形成的高端精密仪器和智能设备,具有高质量供给的性能。在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主要包括创新科技及其广泛应用,发展路径展现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及个性化等趋势,驱动文化内容供给向满足更高层次的公众需求转变,正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三是从劳动对象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具有显著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形态自然物,也涵盖了科技进步所催生的新发现自然物。同时,数据等非物质形态资源也成了新型劳动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非物质形态资源与传统的物质劳动对象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新质生产力不断向前迈进。在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既包括传统劳动对象的数字化转型,还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所赋予的新型资料,能够显著提升文化内容的生产效率与质量,具有复杂属性和多维特征,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要素。

1. 新型劳动者:培育文化强国建设的主体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2]97} 生产力是人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能力,新质生产力培育了文化强国所需的先觉者、先行者与先倡者,其将拥有更高劳动素养、掌握更多数智化劳动技能,成为文化发展最活跃且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能动主体。

新质生产力培育文化强国建设的“先觉者”。在数智化时代,面对技术的不断更新迭

代,文化强国建设需要劳动者持续提升其综合素养,保持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更新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文化强国建设的“先觉者”应该是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方式,能够经常进行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和创意创新,综合运用体力、脑力和人工智能算力,迅速适应文化领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的新型劳动者。与此同时,文化强国建设的“先觉者”更应是能够跨越不同学科领域,能在多学科交汇地带突破现有知识与技能界限,构建起新的认知框架,及时发现并解决文化领域中复杂问题的新型劳动者。新质生产力所形成的新质劳动者具有强大的创新思维、系统思维及问题思维等,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新征程上文化强国建设对于劳动主体的时代要求。

新质生产力培育文化强国建设的“先行者”。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文化强国建设的“先行者”是建设和谐文化、创造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生产关系的新型劳动者,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即时互动能力,促使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转变为灵活的工作平台,进而使劳动雇佣关系由传统的静态固化模式向更加动态且多样化的方向转变,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化。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新质生产力拓展了劳动过程控制的时空向度,赋予文化强国建设的“先行者”全新的发展契机。借助云计算、边缘计算等前沿技术,新质生产力打破了时空限制,使文化强国建设的“先行者”能在数字工具和数字产品之间形成关系结构的思维能力与组织能力,并全面掌握信息制作技术,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创新的创作方式相融合,为文化强国建设焕发内在活力。

新质生产力培育文化强国建设的“先倡者”。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先进生产力,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种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交流、交融、交锋,这就要求文化强国建设的“先倡者”既要善于运用新工具、新技术讲好党的理论、传递好党的声音,又要深入实践,从人民群众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火热实践中汲取滋养,借助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与“赋智”来克服不均衡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劳动积极性,创作出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一方面,面对多元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文化强国的建设者可以借助学术大数据平台所具备的聚类分析、关联挖掘等强大功能,实现对理论精髓的精准把控与深刻领悟;凭借新质生产力驱动的互动式学习软件,启用实时交互、虚拟课堂等前沿模块精心搭建高端研讨平台,不断升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文化强国的建设者可以利用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兴传播技术,打造立体式传播格局,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2. 新型劳动资料:激发文化强国建设的科技动力

劳动资料是划分经济时代的标志。“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2]172} 新质生产力推动劳动资料从实体形态向虚拟形态延伸,人工智能、物联网、科学知识等劳动资料的高链接性、强渗透性和泛时空性等特征在文化领域的作用得以全方位深化拓展。

一是新型劳动资料焕发内容创作新活力。首先,新型劳动资料扩大了内容创作群体。科学技术不断促进用户生成内容(UGC)、专业生成内容(PGC)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互补发展,每位用户均拥有创作的机遇,创作者队伍不断扩大,海量数字信息内容大量生成,消除了普通大众与文化创作之间的隔阂,大大释放了大众的创作潜能。其次,新型劳动资料提升了内容创作效率。新兴的数字技术在摄取、生成、存储与处理各种文化元素方面展现出强大的能力,实现了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集中。最后,新型劳动资料塑造了内容创作空间。大数据、智能化交互式发展,自媒体、可移动媒体和社交化媒体的兴起让信息聚合成为常见的文化内容提供方式,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超链接服务和“一站式”服务所形成的聚合不再是单一的叠加和堆积,而是“1+1>2”的增效,能展现全新的作品形式。

二是新型劳动资料提升文化传播新实效。首先,新型劳动资料促进了文化传播的网络化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文本语言界

限,促进文本内容向图像化和影像化转变,实现了文化传播的网络化,丰富了文化表达层次与维度,打破了传播的时空限制,实现线上传播与线下传承的融合共生,大大延伸了传播边界。其次,新型劳动资料推动了文化传播渠道创新。当前,信息传播模式从线性传播转变为网状传播,数字技术有助于加强传播效能预判,推动差异化传播及精细化运营,整合全媒体传播矩阵提高内容曝光度,以用户为中心打造跨场景多触点传播链路,精准触达核心群体。最后,新型劳动资料提高了对外传播能力。通过数字技术将文化资源制作成纪录片、访谈、短视频等多种数字产品,借助多个媒体平台联动传播,打造更加多元化的对外数字传播矩阵,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三是新型劳动资料激活文化消费新动能。一方面,新型劳动资料推动了文化消费模式创新。传统的文化消费往往会受到地域、交通等因素的限制,而数字技术的出现打破了文化消费的时空局限,使得文化消费成为更广范围的共同体验,无论是在线阅读文学作品还是参与虚拟现实的文化体验,消费者都能享受到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新型劳动资料促进了文化业态形式创新。“科技+文化”促进了文化融入生产生活,从产品形式创新迭代到业态形式创新,传统文化业态在走向影视、动漫、游戏等现代化业态形式的同时融入“云端”“XR”等新业态,促进了文化业态的技术进步与理念创新。

3. 新型劳动对象:丰富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样态

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催生了高科技属性的劳动对象,摆脱了传统物质形态的桎梏,展现出新型、抽象及智能化等特征,从而大大拓宽了文化公共服务领域的范畴,延伸了文化产业链条,实现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立体化、智能化演进。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其一,新质生产力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和认同。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文化强国的建设者利用数智技术,对用户的文化选择行为做好动态捕捉,实现正向

文化产品的最优化、个性化、实时化推送,有利于引导广大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其二,新质生产力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8]文化的主体性是一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动时所呈现出来的根本特质,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来源。作为创新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文化内涵及价值的挖掘、保存、传递等提供了新渠道和新方法,提升了文化的引领力。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实现全体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发挥文化的凝聚力;作为现实的实践生产能力,新质生产力是在一定思想文化观念的指导下发挥其能动作用,增强了文化的塑造力;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将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扩大中华文化的辐射力。其三,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催生“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新质生产力通过生产融合,能将数字技术融入传统文化,推动文明转型,且依托前沿技术搭建文化产业平台,串起创作、生产、消费各方,实现文化企业、创作者等齐聚共享资源,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孕育赋能。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为文化产业发展开辟了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13]首先,新质生产力不再过度依赖传统生产要素,而是可以将技术、创意和数据等文化生产要素渗透文化生产全过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各主体及各产业之间的“信息孤岛”,使生产要素得以及时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文化产业部门,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绩效的目的。其次,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延伸文化产业链条,优化文化产业结构。通过数字技术应用、产业组织结构重构、分工模式重组等,新质生产力可实现资源共享,横向拓展文化产业链,形成竞争优势并引领文化产品实现高端化、精品化和品牌化。最后,新质生产力可以模糊各产业经济活动之间的界限,如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相关部门产业可通过与文化的不断融合,实现产业生态由

封闭式协同向开放式共创演进,催生更加适应文化产业个性化程度高、无形资产占比较高等行业特征的新模式与新业态,使得文化产业突破原有传统发展模式下面临的融资难等问题,有效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全新机遇。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11]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发挥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优势,不断赋能文化高质量发展。

1. 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文化人才

人才是生产力物质要素的操作者与创造者,能直接参与文化生产过程,是建设文化强国、激发新质生产力潜能的主体力量。因此,应当加强新型劳动者的培育与引进,科学合理配置新质人才资源,实现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紧密对接与深度融合,由此才能充分发挥新型劳动者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首先,更新人才培养体系,锻造高水平的文化创新人才队伍。一是紧随文化发展新形势,密切关注新质生产力对文化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及文化新业态新模式,做好文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学科专业调整,大力推动学科专业交叉。如,主动遵循文化人才发展规律,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冷门绝学相关人才的支持、培养、使用、激励等工作。二是秉承分类清晰、科学公正的原则,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判标准的文化人才评价体系,以分类精准评价为主线,紧扣文化人才专业门类多、业务领域广、水平差异大等特点,充分发挥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用人单位、人才自身、社会公众、智库专家等各方的智慧和力量,探索构建适合文化人才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构建适应数智时代文化生产方式系统性变

革的文化人才评价机制,充分运用数智技术提升人才评价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三是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对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变革作用,丰富文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式和手段,重视人才成长链,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拓展文化创新人才培育路径。

其次,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培育顶尖的文化科技人才队伍。立足基本国情,依托“卡脖子”技术的攻关任务,加速文化科技领军人才的成长与培养,充分发挥重大创新项目的引领作用,积极培育并建设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梯队,大力推动实施战略科学家队伍培育支持计划,培养能够引领科技前沿、汇聚创新资源、并具备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顶尖人才,造就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搭建新型劳动者队伍建设和培养体系。

最后,优化人才流动与配置机制,构筑坚实的文化产业人才队伍。一是着力消除制约文化人才创新要素有效配置和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推动文化人才资源要素在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等更广泛领域内实现自由有序流动,促进文化产业链条延伸。二是聚焦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等产业链核心环节,在旅游景区、旅游演艺、夜间文旅、特色街区等重点领域,引进或培养一批视野广、懂市场、会经营、善管理的文化产业复合型人才。三是着力提升人才链对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支撑效能,科学规划文化人才链条,优化文化人才结构,确保文化人才能力与岗位要求相匹配,实现人尽其才,并强化文化人才支撑作用,克服文化产业链与文化创新链“两张皮”现象及创新悖论,充分发挥高素质劳动者的潜能,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2. 推动文化创作生产数字化转型升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4]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国建设关键就是不断推动文化创作生产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文化内容供给质量,从而更好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文化需要

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借助新型劳动资料实现文化生产方式创新与消费模式的革新。首先,必须坚持新型劳动资料引领技术创新。现阶段,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为文化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文化企业与科研机构等主体应协同发力,加大在5G与文化产业融合、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等关键核心领域的研发投入,汇聚高端人才,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生态,以硬核技术突破驱动文化内容、呈现形式、传播载体等的全方位创新,促使文化产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其次,必须坚持新型劳动资料驱动内容创新。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推动文化内容创造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特别地,文化创作者要充分利用数字工具进行创意构思、内容制作及分发,借助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数字工具精准分发内容,精准触达目标受众并依据受众反馈实时优化创作方向,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差异化文化产品的渴望,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最后,必须坚持新型劳动资料推动消费模式革新。数字技术的进步已经改变了消费者的传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体验、互动和个性化服务,对高品质、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因此,必须运用数字技术精准分析文化消费市场需求侧的变化,实现文化生产的有效供给。文化强国建设者必须依托大数据分析、用户画像构建等数字技术,敏锐捕捉消费市场需求侧动态变化,优化生产流程、调整产品结构,实现文化产品精准开发与高效供给,以消费升级反向拉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助力新质生产力孕育的文化生命体茁壮成长。

另一方面,利用新型劳动资料实现文化内容供给质量的提升。在文化内容生产过程中,文化创作者在创意构思阶段可借助如DeepSeek等人工智能手段,依托大数据对当下受众喜好趋势的精准剖析,突破个人思维局限,快速挖掘海量创意灵感,精准锚定热门选题方向。而进入创作执行环节,文化创作者应充分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沉浸式地营造出身临其境的创作场景,为作品注入鲜活生命力,极大丰富作品表现力。在文化内容供给构

成方面,文化创作者要用新型劳动资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利用科学技术实现文物数字化保护、非遗传承提供多元创新途径;用新型劳动资料推动革命文化数字化传承,利用云计算服务和大数据技术对革命文化资源进行精准采集,进一步探索红色文化的精髓。文化创作者还应用新型劳动资料赋能网络文化高质量发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给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和广播影视全媒体生产,创造出富有凝聚力、亲和力、感染力的网络文化精品,积极促进网络文化生产的内涵、形态、载体创新发展,绘就网上网下“同心圆”,借助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音乐等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持续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

3. 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马克思曾科学诠释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价值冲突,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异化现象,指出了资本运行与精神文化生产的矛盾。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遵循。新质生产力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核心驱动角色:其一,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事业可以深度盘活固有文化资源,精准提炼高价值素材,为文化产业的内容创作、产品迭代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驱动文化产业发展迈向新高度。其二,新质生产力可以促使文化产业经济效益攀升、生产效能进阶,推动文化产业从资金、技术等层面回馈文化事业,助力学术探究深入、文化传承有序推进。其三,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消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二者间的隔阂,促成深度交融态势,借由构建统一的数字化生态、信任保障机制等,让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在资源调配、流程衔接上实现无缝对接,提升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度。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必须通过以文化人,为文化强国建设筑牢思想根基。以文化人,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通过数智技术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产品设计生产的全过程,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高度,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力与认同度。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必须坚持以文惠民,为文化强国建设凝聚奋进力量。以文惠民,就是顺应群众期盼,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多样化需求,通过深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的区域和人群共享,着力消除数字鸿沟与文化贫困问题,坚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必须通过以文兴业,为文化强国建设激发内生动力。以文兴业,就是把创新作为引领文化强国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推进文化服务、文化产品、数字技术、产业业态创新,推动文化产业从产业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与其他行业深度融合,推进数字经济格局下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文化产业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

4.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文化领域不断创新,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这种需求将会推动文化体制机制不断向纵深发展,并为其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

第一,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确保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目标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政党,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科学的思想引领力、高效的群众组织力、广泛的社会号召力,才能保证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第二,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航标,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第三,以坚持守正创新为方法遵循,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不动摇,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用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解放和发展文化领域的生产力。第四,以坚持制度建设为主线为路径抓手,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决破除制约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新优势。第五,以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为法治保障,不断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法治化水平。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运用法律手段维护社会主流价值,推动互联网内容建设和管理立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第六,以坚持系统观念为逻辑起点,汇聚起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强大合力。将系统观念贯穿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始终,把握好物质和精神、传统和现代、公平和效率、事业和产业、文化和旅游、自立和互鉴等关系,推动文化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促进文化与科技、旅游、金融、教育、体育等深度融合,让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内容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五、结 语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以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土地生产力”“劳动生产力”“国家生产力”概念中形成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并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5]。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强国建设面临着新的现实语境,作为生产力发展质的跃迁,新质生产力通过新型劳动者培育文化强国建设的主体力量、新型劳动资料激发文化强国建设的科技动力、新型劳动对象丰富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样态及其要素组合的优化跃升推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领域发生重要变革,赋能文化强国建设。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12]94} 新质生产力推动社会朝着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有可能带来一系列挑

战,如“数字劳工”现象、数据安全与隐私风险等。而文化强国建设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核心领域,将发挥其对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以强大的文化自信力、文化创造力、文化竞争力、文化软实力引领新质生产力朝着更加规范、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 人民日报,2024-10-29(1).

[2]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3] 任保平. 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J]. 经济研究,2024(3):12-19.

[4] 沈坤荣,金童谣,赵倩.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J]. 南京社会科学,2024(1):37-42.

[5] 洪银兴. 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和发展[J]. 经济学动态,2024(1):3-11.

[6] 魏鹏举. 新质生产力对文化强国愿景的效用[J]. 探索与争鸣,2024(7):17-20.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0.

[8]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9]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2.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8.

[1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2024(11):4-8.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0-09-19(1).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2.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The Internal Logic and Key Paths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Culture /DENG Hailin^{1,2}, DONG Hongqin¹ (1.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Jiangsu Research Cen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bstract: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onstructing a strong countr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innovative and high-quality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are new drivers for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culture by optimizing new-type laborers, new-type labor objects, new-type labor material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As the main body of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culture, the new-type laborers have advanced cognitive ability, practical ability, and other labor abilities, not only passing down their cultural roots through professional learning but also providing multi-dimension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wisdom for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culture with innovative concepts. The means of labor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clude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ir wide application, with their development path showing the trends of digitization, networking, intelligence, refinement, and personalization, which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supply to satisfy higher public demand, greatly stimulate the technological impetus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culture. The labor objec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clude not onl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labor objects but also new types of materials created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re the core eleme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culture. On the new journey of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tak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enabling elements, gather high-quality and innovative cultural talents,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ultural creation, and promote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Additionally, we should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impetus for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push forward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culture on all fronts, thus building a soli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ultural power; cultural formats; cultural digitization